

舟山味道

鱼山城门头聆听人生

□林中漫步

那一年夏,我去鱼山岛访友,顺便与友人去城门头散心。可能恰逢农历的大潮汛日子,岱衢洋的海水显得格外碧蓝。我老家秀山岛西边的大猫洋亦如此,一年中难得有那么十数天呈上下天光,蔚相遥映的赏心悦目。

白云淡淡几缕招雪浪遥相呼应,蓝天澄清透晶映上下一碧万顷。山岛如聚,波涛如叠。岱山本岛仙气盈盈、秀山岛清雅涵蕴、衢山遥遥在望、双合山岸边隐隐的起伏滚白若有若无入耳传声,还有那大小不一的孤山小礁……极目舒心,悬山苍苍,沧水泱泱,令思绪翩翩翱翔。

记起1987年与同窗们走马观花亦到此一游的情景。那时我们青春年少,踌躇满怀,引吭高歌《明天会更好》,少年不识愁滋味,燃烧青春律动的心,怎知人生未来的坎坷艰辛。

更回想起1989年的夏秋之际,一只棕黄的旅行袋满载了我那时的全部家当,裤兜里伴随我的是一只前一年从福州购买的鲜红色“京华”牌收录放多功能袖珍随身听,和在高亭安澜路一家小音像店购得的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专辑《命运》。从小就听父亲说:钢琴是乐器中的皇帝。也许受父亲影响,也许与理查德和钢琴有缘,如久旱逢甘露,

如老友久别重逢,如高山流水逢知音,仿佛前世就早已熟知。在这城门头的沃横礁岩之上、在冷库宿舍的简易床铺上、在海塘上踽踽独行、在码头边乡愁满怀,或往来的航程浪花飞溅声间……我居然一听到如今,从未中断,成了我人生旅程的历久弥新永不变换的背景音乐,循环往复。

那盒专辑里中共有16首曲子,分别是:《命运》《献给爱丽丝》《秋日的私语》《爱的纪念》《托卡塔曲》《绿袖子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蓝色的爱》《爱之梦》《爱的协奏曲》《一路平安玛利亚》《蓝色回旋曲》《“拉,啦”主题曲》《玫瑰色的人生》《爱情的故事》和《梦里的故事》。三十多年来,翻来覆去何止聆听欣赏了千万遍,每一个音符,每一段旋律都铭记在我血液里,直达灵魂深处。

蓝色起伏的大海就是心灵跃跃欲试的天然剧场,雪涛卷涌的浪花恰似大自然经久不息的掌声,沃横为座位天空为幕布,共赏一首《命运》。那激昂高亢的旋律,像生命的脉搏在律动,如胸膛中绵绵不绝的潮涌,跳跃灵动的音符,优美华丽的乐章,百转回环,起伏跌宕,洗涤心灵杂念,放飞自我理想,忘却烦忧,悠悠长啸,热血沸腾。浪奔,浪淘,太平洋的怒涛滚滚而来,与鱼山山海相吻,怒涛拍岸,爱沫飞溅,雪雾洁白,气漫氤氲。我一

次又一次再一次地穿越时空,幸见贝多芬点燃的命运之火,熊熊燃烧;聆听到生命希望之门被声声敲响,壮怀恢弘。

而一首《献给爱丽丝》,如泣的琴声那么引人沉醉,那么深情又那么祥和,仿佛是腾空漫步云端,又仿佛置身漂浸清流,妙不可言。也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的世外桃源,没有喧嚣和雾霾,只有清新的空气和鸟儿的欢叫以及鱼儿撩拨的圈圈涟漪。这深邃的似水柔情,在曲调中泄露无遗,听着听着,泪盈眼眶,也许有对于人生真谛的理解或几多对鱼山岛的依恋,永远有多远?但愿永远永不间断!

《爱的纪念》的旋律,充满了童年的快乐,几时的回忆,在脑海中翻腾流转。岁月更替,时光流逝,记忆叠加,父母兄姐,老师同学,犹若繁星点点,光芒璀璨,笑容灿灿,温馨暖暖。在岁月中跋涉,每个人都有自己珍藏的故事。看淡心境才会秀丽,看开心情才会明媚。累时歇一歇,随清风轻吟;烦时静一静,与花草凝眸;急时缓一缓,和自己微笑。

你好,鱼山!佇立在这波涛《靛青色》的城门头,我意随心动。

记否?幻想过在小鱼山建造一座《神奇世界伊甸园》,《绿苑长青》的《秘密的庭院》,《常青树》郁郁茂盛,独自在《林中散

步》,嗅闻《春》的《野花》,轻踏着《落叶》,静听《秋的呓语》和《四季组歌》,过着惬意《自由的生活》。

那时鱼山乡亲都亲昵地叫她小名《海边的阿狄丽娜》,她矜持浅蕴《瓦妮莎的微笑》,激起了我心底《爱的旋律》。多么想奉上一瓶《易碎的玫瑰香水》《献给爱丽丝》,幻想那《梦中的婚礼》。鱼山,《我将永远爱你》,《我只在乎你》!这就是《爱的力量》!

往事纷纷,涵盈了多少清纯的浪漫与真诚。也许,有回忆的人肯定不会寂寞,有乡恋的人注定不会孤独!人生旅程中停驻的每个瞬间,每一个回眸,已在半梦半醒中将爱字嵌入已往的风中。

此时此刻,此地此岸,心琴所散发出的音符,充满了罗曼蒂克式的醉人芳香将我的情思带入神话中的伊甸园,行云流水般的节奏变幻阐释了人生的浪漫情怀和爱的真谛,与天地山海共鸣激荡!

把法兰西式浪漫诠释得淋漓尽致致的,是钢琴王子理查德·克莱德曼?还是我林中漫步·九牧芳华?抑或是这鱼山此刻的青山碧水风云日月?

只要心中盈爱,多行善事,何必问前程未来。

嘿,《命运》,我的人生背景音乐!

心香一瓣

喇叭花,少女心

□林苏丹

一个夏天的傍晚,在家门口又看见了那一抹熟悉的亮色,在一片绿意烘托下,红红艳艳的,像个娇滴滴的美人,迎着晚风和夕阳起起伏伏,带着股得意的劲儿,自顾自地绽放。我不知她何时在此生根,只知自我知事起,就在门外看到了她,好似陪着我长大,一年又一年,像是约定好一样,看到她开花,夏天就到了……

她的外形呢,像极了一个个小小的喇叭,妈妈便说这是喇叭花,小小的我也深信不疑,不惜伸出摧花之手,摘其花托,拔其花蕊,放在嘴里使劲吹气,妄图像电视剧的主人公一样拈叶拈花便能吹奏出点美妙的旋律。这果然只是幻想,现实其实着实打击人,那上气不接下气的断章真是魔音入耳,试了几次便只能宣告放弃。

年岁渐长,小丫头的爱美之心渐起。那

么美的花,自然要戴在身上。怎么戴呢?那就顺着花托半拉扯出花蕊,将那圆圆的花托塞入耳中,让她变成长长的耳环,随风摇曳着,转着花裙子,又好似多了点随性的花俏。而小小的花骨朵又是另一种美,挑两个个头相近的凑个一对,可以和身边的小姐妹一起戴上臭美,还能挡挡蚊子。后来,小姑娘们还折腾出新玩法,把花朵揉碎了涂抹在指甲上,就像大人们涂抹的指甲油,一双小手伸出去,紫红色很扎眼,感觉美美的,比水彩笔强多了。

在那花丛中,其实还隐藏着一些黑色的小圆点,那是她的种子,表面斑纹褶皱,有点其貌不扬,像个小地雷一样。男孩子们会互相扔来扔去打仗玩,女孩子们则玩得更妙一些,摘一颗就许个愿丢出去,等着她来年再见,明明是毫无依据的事儿,却也玩

得乐此不疲,仿佛老天真答应了什么似的。

就这样,一年年的,花儿依旧烂漫在清晨黄昏,她不知不觉就装点了小女孩的童年,寄存了女孩子那一点点对美的期许。直到最近,我才知道她真正的名字——紫茉莉,以茉莉为名,带着淡淡的香气,但是长得却不太像,如果说茉莉是家养的小家碧玉,她就是最常见的乡村姑娘,质朴中带一点羞怯,自然中又有一点洒脱,你有时候会觉得她有点土,但是相处久了就能看到她的一点真。

如今,我已经长大了,不会再玩那些幼稚的游戏,然而看到她,总还能想起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,我们没有那么多玩具,便在房前屋后寻寻觅大自然里的玩伴,天生天长一般,在野趣中肆意蓬勃。现在想想,这些也是趣谈了……不知道下一代的小朋友还会不会那么玩呢?

屋檐下

七夕槿叶洗次头

□阿能

“七夕”,是至今流传了千年的牛郎织女相会鹊桥的日子,是中国的情人节。相传天上织女每逢七月七要用槿树叶洗头发,因而青丝乌黑,光洁美观。因而在浙江沿海渔农村都有“牛郎织女相会,槿树叶洗头”的说法和习惯。七夕节犹以其独有的浪漫色彩和深厚的文化底蕴,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,至今仍熠熠生辉……

有关七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,普及于西汉,鼎盛于宋、元。《舟山市志·第三十二篇·民情风俗》载:“七巧,七月初七。乡间妇女多用浸泡后的槿叶搓洗成汁,和水洗发,或用紫苏叶加袍汁,泡开水、滴食油而成的混合液洗发,洗后的头发柔软、光滑、有香味。”据说七月七洗次头,头发不易因汗多而发臭(旧时女子往往一年洗一次发)。七月七用槿叶洗发之原生态的洗头风俗今虽不盛行,同时也不会再限于一年洗一次头了,如今洗发成了一种日常,洗发产品也品类繁多。

记得定海老人讲,七夕前一天,舟山女子会摘槿树叶子放入脸盆中,再加上袍叶、紫苏等,放置于老屋天井之中,相传是用来盛接牛郎和织女的相思泪水,也就是民间所说的七夕露水。中医认为,露水可以入药,可用以煎煮润肺杀虫的药剂,或把治疗疥癣、虫癞的散剂调成外敷药,可以增强疗效。而七夕露水具有洁净的神圣力量,如抹在眼上和手上,可使人眼明手快,用它给小孩煎药杀虫效果好。槿树是一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,过去在舟山城乡路边屋后的篱障旁有很多,七月里还开了很多淡紫或粉红的象喇叭花一样的花,舟山人叫“金虫花”,因为一种金黑色的甲壳虫最爱停在槿树花上。我家阿婆摘下槿树叶洗净后在水中用手揉搓,使水变得滑腻泛出泡沫,直至出现细白的泡沫伴着清香,捞出碎叶后便可以洗头发了,洗过的头发不仅顺滑乌亮,还散发出一股清香。

七夕晚上,天上有两颗明亮的小星星,一颗是牛郎星,另一颗就是织女星了,相传天上牛郎织女在鹊桥相会,年轻妇女多相聚月下“乞巧”。至晚,妇女陈瓜果于露天,向牛郎织女“乞巧”。乞巧形式多样,有在眉月明星下用线穿针,成功的为得巧者;有用盂水映星光,观看水中星星,以辨目力强弱者;有面对星空,认准一组七屋,口念“七颗星,七七星,念过七遍会聪明”者;也有悬米筛于树梢上,静窥筛目,希望看到牛郎织女相会的情景。此俗今已不行,偶有的仅作娱乐而已。有的老人也会带着自家的孙子孙女儿,围坐在院子里乘凉,望着天上的星星,教孩子们念起了童谣:“一颗星,隔梗灯,两颗星,挂油瓶,油瓶漏,好炒豆,豆花香,加辣姜,辣姜辣,加水糍,水糍尾巴长……”若是儿童腕上套有“端午笼”,此时要摘下扔于屋顶,意谓让喜鹊衔去搭桥,牛郎织女相会。

海边人家

“小浪花”,50年前的耀眼明星

□胡汉杰

前几日,曾由我一手带出的六横区中心小学“小浪花艺术团”的团员们来看我。50多年过去了,曾经的孩童如今也都已白发苍苍,但在我眼里,他们依然清澈可爱得一如往昔,让我这年过90的老汉心潮澎湃。往日的一幕幕再次出现在眼前。

“小浪花艺术团”成立于1972年2月,全团32人,年龄最大14岁,最小8岁。乐队以民乐为基础,有拉弦乐、吹奏乐、弹拨乐、打击乐、也有西洋乐,如小提琴、小号等,有合唱队、舞蹈队,设施完备、阵容强大。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到全区所属各社队和学校演出,深受广大师生和渔民群众的欢迎。对于一个县区小学来说,组织这样一个艺术团,可谓不容易。

记得,1973年12月,县文卫办让“小浪花”作为特邀代表团去沈家门参加县渔农村俱乐部文艺会演。演出那天阴雨绵绵,孩子们风尘仆仆赶到演出地点,但成年人眼里,他们显得那么不靠谱,有的身高还不如大提琴高,手指间的宽度还不如拉弦弹拨乐器音格的宽度……孩子们都很不开心:“大人们都瞧不起我们,说我们来凑热闹。戏文不会做,刀枪倒有货,乐器很高级,只是来摆摆噱头……”我安慰孩子们:“大人们不是看不起你们,是不了解你们。如果你们把晚上这场戏演得出色演得漂亮,大人们会怎么样?”说实话,我嘴上这么说,但心里的压力很大,晚上这样大场面的演出,对孩子们来说还是第一次,他们稳得住吗?没想到,我们彩排第一个节目大合奏《大寨红花遍地开》时,就引来一片喝彩声。晚上,会演正式开始。我们演了合唱、独唱、合奏、独

奏、舞蹈等八个节目,全场掌声不绝,掌声雷动。第二天一早,我们还在返沈途中,领导就来通知,让“小浪花”返回沈家门,明天晚上向县委领导和县区干部汇报演出。在会演节目的基础上,我们又增加了笛子独奏和舞蹈,演出效果十分好,从此,“小浪花”誉满六横,名扬普陀。

1973年暑假,上级部门通知,让“小浪花”利用暑假时间到全县各地和几个大型企业巡回演出。“小浪花”学子们兴高采烈、信心百倍,决心要拿出更多更好的节目亮相社会,决不辜负上级领导对我们的殷切期望。

放暑假前一星期,我专程去南京“小红花艺术团”取“经”,又去杭州大关小学“少儿艺术团”求“宝”,顺便又去苏州和上海买来了一批崭新的乐器。回到学校第三天,就带领“小浪花”去普陀中学(现在的沈一小)安营扎寨,立即开始排练和准备:对重点节目反复排练,不留死角;请县文宣队高手对独奏、独唱、领唱演员进行“一对一”“手把手”帮教;着力突破拉弹乐器揉弦、滑音和用号中三个难点;演唱要努力做到用心唱歌,声情并茂,为使整台节目内容均匀、完美、更具海岛特色,我们专门增排一只《结网舞》。排练从7月23日开始到8月13日共20天。这20天极不寻常。“小浪花”学子们从清晨到夜晚,每天都在弹拉跳唱摸爬滚滚中度过的。一位舞蹈演员对我说,这20天的磨炼,我不但不觉得苦,反而使我更加热爱舞蹈了,每一次在练功房挥洒汗水,每一次踮起脚尖、旋转摇动都是我追梦路上一小步,也是我不断靠近梦想一大步;几个独唱演

员对我说,过去我们对用心唱歌、声情并茂不理解,现在不但理解而且觉得太重要了,首先要感动自己,歌者才能被感动,只有歌者被感动,观众才能被感动。听了学子们的表达,我心花怒放,他们变化如此之大,成长如此之快,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。

7月23日,“小浪花”迎来了在桃花蚂蟥坑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大礼堂的首场演出,接着到朱家尖、蚂蚁岛、舟山水产食品厂、舟渔公司等单位演出。瞬间,名声传遍普陀各沿边小岛和边陲。观众们倍加赞赏。一位70多岁的民间老艺人(唱走书的)说:原以为孩子们的节目总是唱唱跳跳、凑凑热闹而已,没想到很多节目都是中西合璧的管弦节目,有小号、大提琴、小提琴、扬琴、柳琴、三弦琵琶、手风琴……孩子们酒脱演奏,清澈透亮,娓娓动听。许多观众还提到《杨鞭催马运粮忙》。一致认为,这个器乐节目最出色。它以笛子为引领,弹拨组以琵琶为核心,又配上双副打击乐,生动地演奏出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万马奔腾的壮观场面……这之后,“小浪花”演出任务不断,名气越来越大。

终于有一天,“小浪花”被邀请到舟山剧院进行专场演出。“小浪花”沸腾了:“我们过去在地头、海边、晒场、野外、庙堂演出,现在要登上大雅的艺术殿堂了!”有的说:“我们是农村的孩子,现在要去城里登上大舞台,真像鸡窝里飞出金凤凰了!”正式开演,“小浪花”演了13个节目。在演出的过程中,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从此,“小浪花”誉满普陀,名扬舟山。